



老 四

——《赶集》系列之五

□ 刘敬君

老四 36 岁，秃顶，黝黑，干瘦，未婚。五百户集上，起初在我斜对面卖文具、玩具、光盘、小家电、图书，我们没事了，就爱上他那寻开心去。他有很多没心没肺不着调的经典笑话，举几个例子：大热天戴棉帽子，穿防寒服，立冬过后都上冻了，他却上身毛衣，下身穿二裤出现在摊位前。他喜欢音乐，买了光盘和小低音炮，没完没了地大声放，闲下来还要跳一段，浑身乱抖。他爱开玩笑，但不能把握分寸，凡去他那的，见了女的叫美女，男的叫帅哥，时常跟妇女胡说八道，人家嫌他东西贵，他就说，把我搭给你吧！有人白他一眼走开，有人给他个小嘴巴，他也不在乎，等人家走后骂娘。我警告他：“不能一边卖货一边耍流氓。”他骂骂咧咧地笑着，跳起来踹我。

我们最初相处并不愉快。一个周末，学生们告诉我，老师让买儿童版《西游记》，我当时只有两本，要进货，十多个孩子跟我定好，下周一中午放学时买，我在学校西边商店门口卖。时间不长他们语文老师也来了，她说班上有 38 个孩子，我要是再优惠点，就让孩子从我这买，当然她只是推荐。我愉快地答应了，这是我卖书以来最大的收获。我马不停蹄，上午赶集，吃了午饭便骑着摩托车去 40 公里外的鸦鸿桥批发市场进货。可是当我去卖时，却只有几个学生买，孩子们告诉我，有人在我前面卖过了，大清早在小学校附近卖的。造化弄人，成功转眼化为泡影，挫败感似浓雾把我团团围住。根据孩子描述的相貌特征，我知道是老四，不过也怨不上他，我可以卖，人家自然也可以卖，剩下的书只好有机会再说了。

还有一次，九点多钟来了几个人，他们到老四摊位前，亮出工作证，是文化局的，要他营业执照。他是个杂货摊，书也就那么十几本，办图书营业执照启动资金就十来万，他怎么可能。不过文化局工作人员此前已经警告他两次，要求他或者办照，或者别卖。最后书被没收，他眼睁睁看着工作人员把书装箱子，搬走。后来老四办了学生用品的营业执照，卖书也就是工具书，偶尔有几本学生作文书。

我发现事情不妙，早早把书收拾起来去遛集，可还是没躲过去，快散集时文化局的又杀了个回马枪，直奔我过来，根本来不及反应。我只好如实跟工作人员讲，准备在市场东边开家书店，执照正在办，另外我是下

岗教师，希望他们照顾。领头的听了点点头，告诉我营业执照抓紧办理，然后走了。后来我听说，这事也是因为老四举报。

后来我们怎么又好上了，说不太清楚，主要是互相都有需求。比如我们卖同一本书，就得商量好价格；他有几本书卖不出去，我又正好需要，或者说谁急需哪本书，可以互通有无。再有，谁去进货，可以给对方把货捎回来。世事无常，人生难料，一起出摊的人，今天还说说笑笑，下个集就可能无声消失。最后几年，身边摊位不断变化，卖家电的大哥生病不能赶集了，卖糕点的原本两口子打兑买卖，男人得了肺癌，女人不会开车，自己也忙不过来，便雇人帮忙，每次给人家 100 块钱，后来男人病重，她也没心思干了。卖保健品老头儿去遵化打栗子，半路出车祸去世，卖菜籽的大嫂去北京看孙子去了，卖儿童玩具的说不挣钱，处理了玩具打工去了。当然也不断有新的摊位出现，这期间老四便跟我挨在了一起。此后我们相处真诚愉快，记得有一次，我三轮车没油了，他就找来塑料管和饮料瓶子，从自己油箱里给我抽。

没人买东西时我们便互相打趣。他说我卖的货太单一，除了书啥也不卖，我针锋相对：“你除了媳妇没有，啥都有。”把他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天晚上，我忽然接到一条短信，说是我的女顾客，对我爱慕已久，约我到柳河套大桥下约会去。我被搞得一头雾水，思来想去不知道哪位女客户对我如此情有独钟，问她是谁又吞吞吐吐，说见了面就知道了，最后我说有事脱不开身。去赶集时老四看着我神秘秘地笑，问我啥时去桥底下，我才知道是他在报复我。

媳妇是他的痛处。该结婚了，家里父母双亡，一贫如洗，还有个哥哥，也没说上媳妇，哥俩住一层老房，外墙还是石头和土坯垒的，屋里又脏又乱插不进脚，这个时代，这样的条件，成家的希望确实太渺茫。不过，他发现有一个女孩子似乎对自己不错。她经常租言情书看，有时还不找钱零，有时把自己买的烧饼什么的给他一个，甚至他发觉有几次还“暗送秋波”。女孩子长相一般，衣着朴素，看上去很老实。再三下决心后，他决定一试。那天，女孩子又来他那看书。女孩子轻轻地说道：“偏偏喜欢你。”他一听，机会来了，见四周无人，磕磕巴巴地说：“我也稀罕你，咱们搞对象不？”



“你说啥？”女孩子大吃一惊。随后红着脸，扔下书就走开了，此后再也没来。老四愣愣地看着女孩子远去的背影，因遗憾失落交织在一起……收回目光，看见女孩子扔下的书，他明白了，那是本歌书，书的名字叫《偏偏喜欢你》。

忽然有一天，他叫我过去，他坐在三轮车座位上，掏出手机，给我看一张照片。那是一张美女照，漂亮，有气质。他说：“我是她前夫。”“你还有过这么漂亮的对象呀？艳福不浅啊！”我半信半疑。他问我认识不，是我们村的，我这才仔细看，一看吓一跳，原来是我们家东院的娟子，她家没儿子，便找了个当兵的做上门女婿，可是后来当兵的后悔了，离婚回了老家。娟子是山沟里的金凤凰，眼光也高，离婚后好多人给她介绍，她都看不上，现在居然跟老四处上了，感觉不可思议。

我问他们怎么认识的，老四说经人介绍的，问他双方家里去了没有，他说女方来过他家。我问女方是否满意，老四笑着说，他锁上门去河边散步了。我说你这叫啥事，女方要到你家看看，你不辞而别，还锁上门，去河边散步。他笑而不答，估计是他家实在破烂不堪，不敢让人家看。不看没戏，看了更没戏。

事情到了这一步，本该就此打住，他却不死心，到我们村赶集，跟人打听她们家，说是她家女婿，有时说前夫。散集后还找到她家后门，正好娟子开门，一看是他，门都没让进，告诉他，他们不会有结果。可他却低着头，像个犯错的小学生，让她不要那么狠心，别一下子就断了，能不能慢慢黄，娟子一句话不说，直接关上大门。娟子妈妈说，老四长得难看，还秃顶，30 岁长得跟 50 岁似的，家里还啥也没有，头一次见面就不同意。再后来，娟子一家人到集上找到他，跟他吵架，他才不再说是人家前夫之类的话了，也不再来村里赶集了。

几年后五百户全镇搬迁，也有他家，住上楼了，还有补助款，家里条件也算鸟枪换炮了。老四后来告诉我，他们搬过去后，整个五百户镇都在一个小区，人更集中也更多了，那里也有集，还有夜市。他说在那找到地方也给我占个位置：“到时咱们俩还挨着。”后来我们也联系过几次，他说夜市人挺多的，11 点才散，经常有人找书，可我觉得从家里到蓟县 30 公里太远了，大半夜回来不安全，三轮车出了问题太麻烦，最终没去。我电话里嘱咐他，注意下外表，正经找个媳妇好好过日子，条件不要太高，那头就没有声音了。

高粱红了

□ 黄宇辉

棍的心思。每到夏收或秋收时节，他就像一架侦察机，巡回在田间地头，监视着我们这群小孩的不良动机，生怕生产队成熟的庄稼被我们顺手牵羊拿回家，给集体财产造成损失。好多次，当我和伙伴产生偷生产队庄稼的念头时，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无形之中阻止了我们的行为。于是我和村里的小伙伴躲藏在一人多高的高粱地里，诅咒起牛叔，“他无儿无女，死后我们不给他抬棺材！”

记得一个秋忙假的一天下午，我沐浴着太阳的余晖，拎着草笼去生产队的红薯地里打猪草，薅完草，我仰头看着朵朵红霞似的高粱穗，株株颗粒饱满，我经不住诱惑，看看周围空无一人，就用镰刀割下几穗高粱，急速放进草笼里，然后用草苫好。正当我想象着把高粱拿回家，贴补家人的口粮时，不知啥时候，一个彪形大汉站在我的面前，此人正是牛叔，他一脸严肃，要我掀开草让他看看草下的东西，严声厉色道：“今天你必须把这高粱交还给生产队，不然后我就告诉学校老师、上报生产队长，扣你爸妈的工分！”听了他的恫吓，我只好乖乖地把高粱穗交给他，并向他保证以后不再拿生产队的东西。

回到家，父亲拎着鞋帮子，满街道边走边骂道：“下次再做这样的事，我拧断你的胳膊！”并在母亲面前埋怨牛叔：“娃你叫叔，这点情面都没有！”父亲总认为，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小孩子拿生产队的东西充饥并不是件不光彩的事情。后来母亲对我

说，父亲那次打我是给牛叔看，说‘拧断我的胳膊’，是给牛叔听的。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把分给自己的土地，除了留够种庄稼的口粮外，其余栽上果树，每年果树下果，他不去卖，而是分给乡亲们品尝，就这样，我们慢慢改变了对牛叔的看法。

我连夜从百余公里外的省城赶回老家。出殡那天，我看见抬棺材的人群里，不少人是和我当年在高粱地里拉勾发誓的伙伴，他们都是从村微信群里知道牛叔去世的消息，从四面八方赶回家，为牛叔送最后一程。

牛叔出殡时，村子的人都来送葬。安葬完牛叔，我们几个当年拉勾发誓的发小们聚在一起闲聊，我问他们：“你们与我牛叔非亲非故，完全没有必要大老远地回家为他送葬！”二嘎接过我的话：“如今像你牛叔这样认真实在的人很少了，反倒怀念起当年的他了！”三毛说：“那年我媳妇生孩子住院，住院费不够，是牛叔雪中送炭，解我家的燃眉之急！”四棍说：“牛叔从小就遏制了我们身上占小便宜的不良习气，让我们爱护公家的一草一木，使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当年的我们如今个个有出息，多亏这位老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讲述着牛叔生前的点点滴滴。

回城那天，当我经过乡间小道时，看着路边一株株颗粒饱满的红高粱随风摇曳，仿佛又回到了高粱红满天的童年，感觉到牛叔就站在高粱地里，他没有走远……



开滦矿工

（组诗）

□ 齐凤池

矿工洗澡

从千米黑暗提升到地面
最想见到的不是阳光和女人
是赶快脱掉黑色浸泡的岁月
脱掉沉重的疲惫
耳朵上夹一根烟再点燃一根
赶快进入冒着蒸汽的滚烫按摩
用力深吸几口
伸直放松四肢
头枕池台
微闭享受温暖慢慢渗透每个毛孔
渗透皮肤的细细手指
像水母的吻
无数尾小鱼啄痒
从布匹越境的微生物
趴在皮肤上像水蛭的吸食
享受唐僧肉
第一根烟吸完对上第二根慢慢享受
速度进入幻觉
一群男人在洗菜
洗的菜全是萝卜
先洗萝卜顶
后洗萝卜尾巴的毛须
喷头冲洗几次将顺了
就剩一根胡萝卜
要反复仔细认真清洗
不能叫远古生物在体内卧底
十几秒钟朦胧的梦幻
被一群下饺子的年轻人搅混了
走出池水的男人
个个像洗净的白萝卜
晃动着洗干净的萝卜缨
懒散地向厨房走去

煤矿洗衣女工

天天为黑夜弄脏的男人
洗刷打扮
漂洗浸泡烘干熨烫
清洁渗透的岁月
袖口裤腿领子扣眼
潜藏很多偷窥的眼睛
它们来自遥远的光阴
妖化细小的微生物
贴在肌肤随时泄露身上隐私
这些潜伏下来的眼线
没能逃过她们的手
她们使用揉搓洗晾烘干熨烫手段
给深藏褶皱里的卧底全部挖出
煤矿洗衣女人
没有妩媚脸蛋窈窕腰身
只有一双纤细巧手
想把手贴心更近

两代矿工

散白酒舔着深夜。微弱的火苗
撩起酒瘾,痒痒地又让人想起
从家门到煤矿的路上
的确很少有漂亮的裙子走过
走过的都像被黑夜打扮过的模样
不足百米的草书写的小路
一眨眼就走过了两茬人的骨头
我的祖父和父亲
是两粒纯正汉人的种籽
只拔节了一个多世纪
最后相继爬上草尖
鬼变成一滴纯净的水
我在放大的露珠里
看到在阴间活得舒适的
缩小了的祖父和父亲
我看到灯光下有鬼影出没

农村工

那身黑夜浸染的窑衣
将你大田孕育的憨厚打扮成黑色秧苗
你碧绿的二十岁
暮地长成矿山黝黑的青纱帐
本该荷锄眺望收获
双手撑起父辈的脊梁
本该指指策划花烛洞房
早早燃起兴旺家族的袅袅火光
一抬脚
就步入了煤矿的梦境之门
你将朝天的脊梁
弯曲成拱形的桥梁
双臂撑起亘古的辉煌
所有平淡的岁月
于你的腋下
流淌成轰轰烈烈
一片远古的绿色童话
从你滚烫的汗水中蕴藏飘香
当你从岁月的更深处
和早晨一起升上地平线上
伫立于太阳镜头前
那张被黑衣打扮过的面容
微笑成一穗黑高粱

